

文学报 新批评

文丛·第二卷·第4辑

中国美术乱象考辨

《文学报》编

新批评

本期目录
《带灯》：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 (1)
《带灯》与曹平四的文字游戏 (11)
周真石获奖短篇小说的一些话 (21)
大学写作：理论的“白痴” (31)



文学报 增刊

新批评

对莫言研究现状与走向的思考 (1)
2012 年度“诺奖”(授奖辞)解读 (9)
国文艺批评引发的一场闹剧 (19)
大众文化品味为何能恶化? (29)



文学报 增刊

新批评

中国美术乱象考辨 (1)
2012 年度“诺奖”(授奖辞)解读 (9)
荒唐的逻辑只能得出荒唐的结论 (19)
中国故事要尊重美国了吗? (29)



文学报 增刊

新批评

《带灯》面面观 (1)
被销音的食品与被叫唤的莫言 (11)
对当下知名短篇小说的批评 (21)
“带灯”是枯片，何以人气爆棚? (31)



文学报 增刊

新批评

成蹊成蹊，且莫拈花笑 (1)
“看见”的和看不见的 (11)
照品时代的写作 (21)
也说赵本山 (31)



文学报 增刊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文学报 新批评

文丛·第二卷·第4辑

中国美术乱象考辨

《文学报》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美术乱象考辨/《文学报》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4

(文学报·新批评文丛.第2卷)

ISBN 978-7-5458-1041-7

I. ①中… II. ①文… III. ①美术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J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3387 号

愿
文学报

越办越好。

巴金



希望广大文学爱好者
都读《文学报》

冰心



出版说明

《文学报·新批评》专刊创刊于2011年6月2日。按照常规，在创刊号卷首应该有个《发刊词》，申明办刊宗旨和内容定位，一是便于作者赐稿，二是便于读者阅读识别。但本刊在首期推出时，却没有《发刊词》，似乎有点不合传统戏剧程式，开场锣鼓未敲，人物便甩着水袖登场了。这并非编辑部大意疏忽，其实，有关可以写在《发刊词》的内容，在它诞生前发布的《征稿启事》中已经反复声明了，那就是现已广为人知的“三提倡、三反对”：“倡导真实、真诚和自由、锐利的诚意批评，反对谩骂式的人身攻击；倡导靶标精准、精到的及物批评，反对不及物的泛泛而论；倡导轻松、幽默、透彻的个性批评，反对故作高深、艰涩难懂的‘学院体’。”后来，编辑部又将之概括为六个字：“真诚、善意、锐利”。

在《文学报·新批评》亮相前，已有很多权威媒体，对当下的文艺批评生态存在的痼疾，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但如何改善“沉沦”的批评生态，却很少有人践行之。因此，《新批评》之所以甫一出现，就引起文学界、知识界的普遍关注，大概就因其将“呼吁”付诸行动，不仅高举批评的旗帜，连续不断地发出批评之声，而且隔周每期用八个版的容量集中刊登批评文字，内容涉及文学名家新作的文本分析以及文化现象、戏剧、影视等，颇有点“逆水行舟”味道。常有人问：《新批评》“新”在何处？或许，这也是其“新”之一吧。

古人云：“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说《新批评》“誉满天下”，实在有点“王婆卖瓜”了，但“谤亦随之”却是一个客观存在。应该说，这个“谤”包含着复杂的内容，既有善意的“误读”，也有不适应带来的恶意攻击，当然也有《新批评》成长过程中种种不足引发的“争议”。不管是赞誉，还是善意批评抑或攻击，《新批评》皆以宽容、包容的气度，从各种不同的意见中吸收营养，然后整整衣冠，继续出门上路。因为，我们清楚自己从哪里来，又该向何处去。只要不做“亏心事”，是用不着害怕半夜“鬼敲门”的。

《新批评》出版三年多来，编辑部同仁于去年岁首推出了第一卷丛书，完整呈现每一期的内容。之所以如此选择，是为了可以原貌展示《新批评》前行的脚印，正的斜的，美的丑的，都纤毫毕现，不加掩饰；再就是，便于有兴趣研究当代文艺批评史的人，查阅所有的文章。延续这个思路，今年我们推出了文丛第二卷。

《新批评》丛书将一卷一卷连续推出，祈请广大读者垂注并赐教。

《文学报·新批评》编辑部

于乙未岁首

中国美术乱象考辨

目 录

新批评 第四十一期

2013年2月21日

- 1 《带灯》：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 / 石华鹏
- 11 《带灯》与贾平凹的文字游戏 / 唐小林
- 18 因莫言获奖而想起鲁迅的一些话 / 郜元宝
- 27 大学写作：理论的“自慰”？ / 孙 苏
- 31 “北大新诗学派”在何方？ / 曹天歌
- 34 “罄竹难书”的李欧梵 / 古远清
- 36 期待文学的春天 / 郭平德
- 38 批评的矛盾与理论的误区
——兼与唐小林商榷 / 楚 昆
- 42 “假语村言”《红楼梦》
——与《此“村”非彼“村”》一文作者商榷 / 郭树荣
- 45 影视剧突破的瓶颈症结何在 / 黄国荣

目 录

新批评 第四十二期

2013 年 3 月 7 日

- 50 对莫言研究现状与走向的思考 / 张志忠
- 58 2012 年度“诺奖”《授奖辞》解读(上) / 李建军
- 69 大众文化品位为何低俗化? / 肖 鹰
- 73 儿童文学:无所适从又有适从 / 普 飞
- 75 文学并不提供任何绝对的东西
——先锋写作及其他兼与李美皆先生商榷之 / 杨永康
- 81 因文艺批评引发的一场闹剧 / 项兆斌
- 87 《西游降魔篇》: PG-13 级的玄奘“奇幻漂流” / 张璐璐

新批评 第四十三期

2013 年 3 月 27 日

- 94 中国美术乱象考辨 / 谭根雄
- 107 2012 年度“诺奖”《授奖辞》解读(下) / 李建军

目 录

- 120 荒唐的逻辑只能得出荒唐的结论
——对楚昆先生商榷的质疑 / 唐小林
- 123 “《泰囧》事件”：谁的趣味谁做主 / 李 卓
- 127 中国故事需要靠美国了吗？
——从李安获奥斯卡奖说起 / 郑周明
- 134 媚俗让《萧红》败走影城 / 周思明

新批评 第四十四期

2013年4月4日

- 141 《带灯》面面观 / 何 英
- 148 何必从鸡蛋里挑骨头
——与石华鹏、唐小林商榷 / 王国杰
- 151 还《带灯》客观的批评
——与石华鹏、唐小林商榷 / 何世进
- 155 被消费的鲁迅与被纠缠的莫言
——兼与郜元宝先生商榷 / 黄桂元
- 167 对当下知名短篇的微评 / 谢 宏

目 录

- 174 “鲁迅很少主动去骂人”吗？
——读汪晖《声之善恶》献疑 / 白 草
- 178 尊重批评才能进步 / 周慧虹
- 180 “俗套”爱情片，何以人气爆棚？
——从《北京遇上西雅图》谈起 / 高 凯
- 184 电视剧：仅靠脸蛋是走不远的
——由《第22条婚规》谈当下的电视剧创作 / 周荣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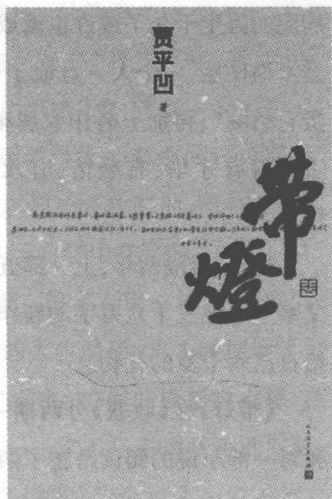
新批评 第四十五期

2013年4月18日

- 187 戒骄戒躁，且莫拈花笑
——读诗歌译者自我评价一例有感 / 江 枫
- 209 赝品时代的写作 / 吴 亮
- 213 也说赵本山 / 王灿章
- 216 重点作品应该扶持谁？ / 李 尧
- 220 “看见”的和看不见的 / 陈 冲

目 录

- 231 文学不能当白菜卖 / 张魁兴
- 233 《石榴树上结樱桃》：一流小说拍出二流电影的案例 / 李 娜
- 236 《毒战》：如何突破放映底线 / 里 昂



《带灯》：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

石华鹏

- 我以为,尽管贾平凹先生在表达上做了努力,也有对中国现实发言的想法,但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带灯》,其生命活力还是出现了问题,它如一个古稀之寿的老人一样,浑身的钙质流失之后,身体和精神都松垮下来了。
- 或许,缘于我们对贾先生的每一次写作都很在乎,期望在他那里读到真正出色的中国小说,所以才提出了非一般的挑剔与苛刻。但是遗憾的是,《带灯》在即将出色的最后一两步止住了,作者没有勇气真正地去创造人物,去升华题旨,没有勇气去突破写作最后那道红线。

一、读一部小说的理由

一个作家,尤其一个名作家,隔三岔五总会弄出一部长长的小说来,不如此,仿佛不能证明自己和自己影响力的存在,就如:“钉鞋的老往人脚上瞅,马副镇长抓计划生育,他是看任何妇女都要看肚子大了没有……精神

病院的医生干久了或许也就成精神病了吧。”（此话引自《带灯》）——或许是习惯使然，一个人一旦成了作家，写就成了习惯，不写，闷得慌，“鸡不下蛋它憋啊”；再加上名作家属稀缺资源，你不写，也有人催着你写。至于是否写得有才华、有激情、有水准、有创造，有时顾不上考虑这么多，反正得写。

这不，时隔两年，上一部五十万字的《古炉》余温正要散去，贾平凹先生又奉上了他三十六万字的新作《带灯》。这部《带灯》被人说成是贾先生献给自己六十岁的礼物。

《带灯》在《收获》分两期——2012年6期、2013年1期——连载，这让我对一部小说的阅读跨越了两年。

读完之后，《带灯》让我想起我们老家村子里曾经出现过的一个怪怪的小孩，那小孩像全身没长骨头似的，坐不起来，更谈不上站立了，整天装在一一只很大的洗脚木盆里，肉乎乎的堆满一大盆，拎起来，细细的一长条。小孩活到三岁死亡。据说那是一种极端的软骨症。

如果说《带灯》是部什么样的小说的话，我以为，《带灯》是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软塌得就像我们村子里那个病小孩。

作为一个作家，有写任何一部小说的习惯和理由，这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带灯》这样一部小说，作为一个读者，我又有什么理由来读它呢？或者说，这部小说带给了我什么呢？

人饿了要吃，冷了要穿，寂寞了要热闹，读完一部近四十万字的小説，读者当然也是有需求的——向小说寻求某种精神满足。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人的五大需求理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读过许多小说后我发现，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也是适合来作为评价小说的标准的。除生理需求外，那些好小说总能满足人的另外四大需求之中的某类需求，比如读《霍乱时期的爱情》，你能获得一种爱的满足；比如读《水浒传》，你能获得一种安全的满足；比如读《树上的男

爵》，你能获得一种尊重的满足，等等。这其中，尽管有些小说的故事是“丑”的、“黑暗”的，但作者有倾向、有观念，他的笔是“审丑”的，是“黑暗”中透进一丝光亮的，所以，读者也能从“丑”和“黑暗”中，获得一种对安全、归属与爱、尊重、自我实现的渴求，这依然是小说对人的需求的一种满足。当然，读者获得的这几种需求，不是靠作者或者评论者解释的，而是靠小说自身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来征服读者，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获得的。

那么《带灯》呢，满足了我们一种什么需求？很多人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小说：《带灯》写了一个乡镇综治办女干部的人生经历，直击基层女干部的幽密内心，展现当前基层中国现实。这样“万金油”似的概括没有错，因为任何小说都可以做类似概括。你写了什么——这不是小说真正的问题，小说真正的问题是：你写出了什么？你让我（读者）与小说及小说人物之间建立了什么感情——被征服？被打动？被启示？如果我们继续往前推问，《带灯》是否依靠自身的叙述吸引我们，并说服我们，走进了这个叫“带灯”的女干部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吗？很遗憾，我的阅读并没有把我带进去，因为小说琐碎而散漫，从情节安排到人物刻画，很是软塌，而且小说的内容并没有多少超越我智慧的东西，除了一些齷齪细节诸如吃酒席把碗碟丢到尿窖子里、吃蒸煮引产下来的婴儿来治病等描述给人印象深刻外，很多内容都是“新瓶装旧酒”——对新闻消息的囫圇照搬和改头换面。所以，我期望被作者的叙述征服的愿望难以实现，乡镇女干部的人生经历既没有从故事层面，也没有从精神层面上让我产生“共鸣”，就是说我并没有从这个小说中获得某种需求的满足。

这一切源于，这部小说缺钙少骨、患上了软骨症。

二、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

如果把一部小说比做一个人的话，那么，小说的故事、情节是骨骼，细

节是肌肉,人物是大脑,题旨是精气神。一部小说要像人一样有生命,并能感染打动他人,小说家必须为小说提供鲜活的生活营养和强劲的精神营养,否则,即使一部小说拥有了骨骼、肌肉、大脑,它仍然是死的,是僵硬的。我以为,《带灯》有故事、情节,有细节,有人物,尽管贾先生在表达上做了努力,也有对中国现实发言的想法,但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带灯》,其生命活力还是出现了问题,它如一个古稀之寿的老人一样,浑身的钙质流失之后,身体和精神都松垮下来了。

(一) 故事、情节没有骨头——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

翻开这部小说,一个最显眼的特征,是有许许多多用黑框框住的章节标题。这些黑框小标题像膏药一样贴满整部小说,难得数出来有多少,有的小标题下只有一两句话,有的小标题下近万言。但是读完整部小说漫长的362页之后,我发现,这些黑框小标题里的内容,以及小标题与小标题之间的内容,要么松散、随意,要么互不搭界,甚至有的情节内容重复使用,可以看出作者在写它们时,文思的断裂和随意,似乎是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就像一句俗语所说,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这些黑框小标题变成了许多西瓜皮,它记录了贾先生滑行的印迹。

随手举两个例子。比如黑框小标题“普查维稳和抗旱工作”就写得松散、乏味:镇长下乡检查维稳、抗旱工作,第一天到了哪里,第二天到了哪里,中、下午在哪里吃,晚上怎么住,路上遇到了什么人,天亮便离开。粗线条地叙述完毕,这一章节便完结。这样的叙述有意义吗?这样的内容能刺激读者吗?比如“普查维稳和抗旱工作”这个小标题之前,是“给元天亮的信”,之后是“镇政府终于好事连连”,彼此之间跳开了,情节上没有直接关联。再比如,还有一些重复的情节,一次带灯在镇里,有人跑到县政府门口上访,领导通知带灯上县里把上访的人带回樱镇;还有一次带灯在县里开会,有人跑到县里上访,领导通知带灯不开会了把在县里上访的人带回樱镇。在小说不同地方的两个黑框小标题下,叙述的是两次截访均成功的内

容。两次叙述的内容是否太过重复,太过平淡,太没有吸引力了。小说中还有一些人物和事件,有了个开端,见不到结果,虎头蛇尾,“西瓜皮”滑到最后,恐怕连作者都记不起来了。

可以不夸张地说,整部小说基本上是由这样一些“碎片”式的“膏药”和“西瓜皮”构成——“膏药”上贴的是樱镇的风土人情、花草虫鱼、鸡零狗碎等内容;“西瓜皮”上滑行的是,在樱镇大发展的格局下,“寻找经济新的增长点和维护社会稳定上”,综治办带灯主任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打击非正常上访、缠访、闹访的同时,对一个官至高位的樱镇陌生人的思念。因为樱镇人没完没了地上访,如水中葫芦,按下一个,另一个又浮上来了,所以小说对所有的上访人和事件都做了描述,也是没完没了。作者仿佛想把主人公带灯的每一天、樱镇上的各色人等都写进小说,去县里、在镇里、下乡里,每一个日子、每一个人被作者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这样皇皇三十六万言写下来,表面上看,一部当下中国西北乡镇现实的大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了,而事实上,作为讲究表达技巧和接受读者阅读检阅的小说来说,《带灯》的故事结构是乏力的,小说的情节架构没有搭建起来,导致小说缺乏靠自身逻辑——故事情节和人物内心情节——来推动小说前行的“叙述动力”,只有靠作者主观意识来强行推动小说了,这样的小说一是让读者难以读下去,二是给人的感觉是软塌塌,没有骨头,无法像个强壮有力的人一样立起来。

或许,这样写正是贾先生有意为之,在寻求某种变化和创新呢。或许,他就是想打破一条故事主线贯穿小说的写法,将琐碎、散漫,并缺乏逻辑关连的生活现实直接搬进小说,让生活与小说平起平坐。贾先生自己就形容过《带灯》是一幅质朴的淡墨书法。当然,写无定法,任何写法都是值得尝试的,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用几十万字写一天的回忆也是可行的,贾先生努力改变的勇气令人钦佩。但是,任何一种写法成立的前提,是要能写出一部真正好的小说——好读、耐读。我对《带灯》的阅读经历告诉